

曾国

藩

ZengGuoFan

智谋全书

Zhimou Quanshu

蔡磊◎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

谋 略

蔡 磊 主编

(六)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藩智谋全书/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104 - 02612 - 9

I. 曾… II. 蔡… III. 曾国藩 (1811 ~ 1872) - 谋略
IV.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3 号

谋 略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56.75

字 数: 396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612 - 9

定 价: 862.00 元 (全 30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五卷 为官之谋

第二章 曾国藩为官之术

三六、巧语悦人，自扰其身	(649)
三七、相敬有如宾	(649)
三八、寸心不忘爱民	(650)
三九、乱世之表征	(651)
四〇、安天下，先抚民	(652)
四一、天心人意	(653)
四二、宦海浮沉	(653)
四三、黜官邪，惩败类	(654)
四四、养民以为民，设官亦为民	(655)
四五、体察民情，深知民苦	(656)

第三章 曾国藩为官详解

一、为官当爱民	(662)
二、为官之心态	(668)
三、软硬兼施，扩张固势	(674)
四、正确对待功名利禄	(686)
五、廉洁奉公，因公废私	(694)
六、以忠报国，以法治国	(697)
七、勇于进谏、纳谏	(700)
八、勤理政事，利国利民	(714)
九、君子听保，惟在诚信	(718)

第六卷 处世之谋

第一章 曾国藩处世箴言	(731)
一、胸襟宽广	(731)
二、忍让为先	(732)
三、凡成就绝大事业者，应适时求变	(732)
四、得失之妙	(733)
五、小不忍则误大功	(734)
六、祸福相伏	(734)
七、坚忍之心无人能破	(735)
八、遵循法度，以仁为标准	(736)
九、难得糊涂	(736)
第二章 曾国藩处世之术	(737)
一、应手救急当自裁	(737)
二、乐天知命	(737)
三、小事必须谨慎处理	(738)
四、艰苦不惧，勇于攀登	(739)
五、满招损 谦受益	(739)
六、突破常规	(740)
七、行之有恒，则日见其大	(740)
八、欲求造福，先去伎求	(741)
九、踏实笃行	(741)
一〇、坚忍为立世之基本功夫	(742)
一一、我以立志求变为本	(743)
一二、傲与惰皆败家之道	(744)
一三、人苟能自立志，何事不可为	(744)
一四、谨严至终	(745)
一五、说悔	(745)

一六、铢积寸累	(745)
一七、浩然之气	(746)
一八、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747)
一九、能立能达为本 有怨不尤为用	(751)
二〇、气充而心不散漫	(753)
二一、交往师友,不可没有敬畏之情	(753)
二二、适以为忧	(753)
二三、谦退少言	(754)
二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754)
二五、凡事要从小而立	(755)
二六、天道忌巧	(755)
二七、担大事全在“明强”	(756)
二八、存倔强以励志	(757)
二九、舍小图大	(758)
三〇、任贤知能	(758)
三一、择友须慎之又慎	(759)
三二、务求稳慎	(760)
三三、慎言	(760)
三四、重厚	(760)
三五、楼高易倒 树高易折	(761)
三六、居安思危	(762)
三七、恶心浮名,必为鼠辈所为	(762)
三八、安逸之身 何以肩得大事?	(763)
三九、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是天道屈伸之故	(764)
四〇、将心真心实肠为第一义	(764)
四一、忠勤为大	(765)
四二、只有尊重他人,他人才能尊重自己	(765)
四三、师夷之智	(766)
四四、师夷在于自强、御侮	(766)

四五、吴王刘濞挑拨离间	(767)
四六、不可锋芒太露	(767)
四七、博大名声,不可强求	(768)
四八、逆来顺受	(769)
四九、奉守“克己之学”	(769)
五〇、世道混乱,“难得糊涂”	(770)
五一、忠诚	(771)
五二、诚心	(772)
五三、戒骄戒傲之理	(772)
五四、认识与实践相同	(773)
五五、谦	(775)
五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776)
五七、立志箴	(776)
五八、不可做井底之蛙	(776)
五九、“耐”之一字足以医心病	(777)
六〇、坚持一“慎”字	(777)
六一、凡当大任者,皆以“傲”字至于颠覆	(777)
六二、大易之道,莫善于知悔吝	(778)

三六、巧语悦人，自扰其身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毫。

【译文】

用花言巧语取悦于人，最终只能给自身带来灾祸。闲言碎语，也会搅乱你的心神。理解的人不夸耀，夸耀的人不理解。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让智者笑话，让愚者惊骇。那惊骇的人弄清原委以后，会说你欺骗。笑话你的人会鄙视你，即使你很真率也会怀疑你。最终忧患悔恨丛集，便铭记下来一定改正。铭记以后仍然蹈其覆辙，可叹的是你已经老了。

三七、相敬有如宾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国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曰[日]强，安肆曰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疑乎？

【译文】

第二，坚持恭敬就会自身强壮。敬这个字，孔子用来教育自己的弟子，春秋时士大夫也常常讲，到了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这个宗旨。内心专注平静纯一，外貌整齐严肃，这是恭敬的功夫；出门就像见了贵宾一样，使民众如承办大祭，这是恭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安定百姓，

诚实恭敬而天下平安,这是恭敬的效果。程氏兄弟所说的上下统一于恭敬,就会天地正常运行,万物自然发育,气氛没有不和谐的,四季之灵气就会全部显现出来。人的聪明睿智,也都由此而来。用恭敬来对待上天和皇帝,大概所谓的恭敬就无美不备了。我认为恭敬最直接的效用,在于特别能强壮人的肌肤又使人骨骼坚强。庄重恭敬日益强健,不安肆虐就会日益衰弱,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征兆,即使在年老体弱、多灾多病的时候,一旦遇到祭祀坛庙,或战乱危机,也不会感到神色慌张,气喘吁吁,这就足以知道恭敬能使人自身强大的道理了。如果无论人多人少,也不管大事小事,都能一一恭敬,不敢有懈怠散漫,那么身体之强健,又有什么可怀疑的?

三八、寸心不忘爱民

沅弟左右:

二十四早接二十二酉刻之信,阅论伟议,足以自豪,然中有必须发回核减者,意诚若在此,亦必批云:“该道惯造谣言也。”

苏州阊门外民房十余里,繁华甲于天下,此时乃系金陵大营之逃兵溃勇先行焚烧劫抢而贼乃后至。兵犹火也。弗戢自焚,古人洵不余欺。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理学迂腐之语时时与弁兵说及,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易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家事承沅弟料理,绰有余裕,此时若死,除文章未成之外,实已毫发无憾,但怕畀以大任,一筹莫展耳。沅弟为我熟思之。吉左营及马队不发往矣。王中丞信抄去,可抄寄希、多一阅。

兄国藩手草四月二十二日申刻

再,余有信、银寄吴子序、刘星房,望传知嘉字营帮办吴嘉仪,令其派二妥当人来此接银、信,送江省并南率为要。

二十六日又行

【译文】

沅弟左右:

二十四日早收到二十二日酉时之信，宏论伟议，足以自豪。但是其中有些必须发回核减。意诚若在此，也必批示说：“该道惯造谣言也。”

苏州阊门外民房十余里，繁华甲天下，这次是金陵大营的逃兵散勇先行放火焚烧抢劫，而敌军是后到的。兵好像火灾一样，不止自焚，古人不会蒙骗我。弟在军中，希望能时常以爱民的诚恳之心，多讲些那怕是理学的迂腐之语给兵勇们听，这样得胜了有功，败了也不至于造孽。如今是大乱之世，我辈立身于军中，最容易造孽，也最容易积德。我自从三年初招兵时，就以爱民作为第二要义。多年以来，即使未必能做得到，但心中总不敢忘记爱民二字，在这方面很少有后悔的事。

家事承蒙沅弟照料，绰绰有余。此时如果死了，除了文章未成之外，实在已经没有其他遗憾了，只是怕委以大任而一筹莫展。沅弟请为我认真考虑。吉左营及马队不派去了。王中丞的信抄去，可抄寄给希、多一阅。

兄国藩手草四月二十二日申时

又，我有信、银子寄给吴子序、刘星房。望写信告知嘉字营帮办吴嘉仪，命令他派两个稳当人来这里接收银子和信，转送江省和南丰为要。

二十六日又行

三九、乱世之表征

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平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主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谄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顾亭林先生所称“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加沈葆楨片》

【译文】

我认为，自古至今天下大乱的时代，一定是首先混淆是非，然后出现政治上的混乱，导致种种灾害。屈原之所以激愤得跳江自杀而不后悔，也是因为当时社会的是非观念混乱到了极点，令人心痛。所以他在诗中说道：“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那馨香的兰草变得不香，美丽的荃蕙化为茅草），”又说：“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人心世俗本来就是从恶好像从水而流，又怎能不蜕化变质）。”感伤是非标准一天天变迁，一天天混淆，几乎连自己也不能保持清醒。后来的时代如汉朝、晋朝、唐朝、宋朝的末期，也由于朝廷的是非观念首先紊乱，然后才是奸险的人扬眉吐气，有德之士反而是一副无依无靠、无所适从的模样。把这个道理推及一个省、一个军，也必定是那里的官员是非观念必须不违背正道，然后才可以做出稍稍令人满意的成绩。赏善罚恶这种事情，取决于职权地位，有的人可以做到，有的人就无法做到。但是，维持是非的公正，却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可推卸的责任。顾炎武先生说的“普通人对此都有责任”，就是这个意思！

四〇、安天下，先抚民

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练有二端：一曰练技艺，二曰练阵法。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

【译文】

训有两个方面：一是训营规，二是训家规。练，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练技艺，二是练阵法。点名、演操、巡逻、放哨，这是将领训士兵的营规；禁止嫖娼赌博、戒除游逛懒散，使他们出语谨慎、尊敬长辈，这是为父为兄者教育子女、弟妹的家规。身为营官的人，对待士兵就像对待

自己的孩子、弟弟，使他们都能学有所成，出类拔萃，那么士兵就会对你感激不尽！练习技艺，要做到使用大刀长矛既要能保护自身，又能消灭敌人；打枪打炮要既能命中目标，又要能打得很远。练习阵法，要做到同进同止，步调一致；登山时不混乱，涉水时不混杂，总而言之，这一切就是讲究一个“熟”字。技艺练得精熟了，一个人就可以抵挡几十个人；阵法练得精熟了，千万人的大军就像一个人似的，号令、行止整齐划一。

四一、天心人意

方今天心人事，似有剥极来复之机，然苍昊茫茫，若有意若无意，若可知若不可知。来示所指各端，理若可凭，而乱端环起，无一少弭，吏治日敝，人心愈诈，又未始不疑悔祸之无期。而国藩凉德菲材，尤不足挽回厄运。曾于闰月十二疏请添派大臣德器远胜不才者共扶危局，圣谟淳挚，谕以君臣交警，读诏感涕，益深祗惧。

【译文】

现在的天心人意，好像有达到坏极而治的可能，然而苍茫大地，若有意若无意，似可知似不可知。来信指示的种种迹象，按理来说是可以作为凭据的。但是内忧外患，没有一日可以平息，吏治日益腐败，人心越来越狡诈难测，又担心祸害无期。而我德浅才疏，不足以挽回厄运。我在闰月十二上疏奏请添派比我德才皆高的人共同扶持挽救危局，圣上谆谆教诲，告诉我君臣应互相理解，读完诏书感恩涕零，更加使我深深地敬畏。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日《复方宗城》

四二、宦海浮沉

吾家自道光元年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极平安。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之去，壬子科，余典试江西，请假归省，即闻先太夫人之讣。甲寅冬，余克武汉田家镇，声名鼎盛，腊月二十五甫奉黄马褂之赏，是夜即大败，衣服、文卷荡然无存。六年之冬、

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师于外，瑞州合围之时，气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丧。今年九弟克复吉安，誉望极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衔谕旨，初十即有温弟三河之变。此四事者，皆吉凶同域，忧喜并时，殊不可解。现在家中尚未妄动，妥慎之至！余在此则不免皇皇。所寄各处之信，皆言温弟业经殉节，究欠妥慎，幸尚未入奏，将来拟俟湖北奏报后再行具疏也，家中亦俟奏报到日乃有举动。诸弟老成之见，贤于我矣。

【译文】

我家自道光元年以来都很顺利，三十多年来都很平安。自咸丰以来，每有得意之时，就有失意之事相随，壬子年科考，我在江西主考，请假归省，就听到先太夫人的讣告。甲寅年冬，我攻克武汉田家镇，声名鼎盛，腊月二十五日刚得到御赐黄马褂之赏，当夜就大败。衣服、文卷荡然无存。六年冬、七年春，兄弟三人在外率兵，瑞州合围，形势很好，转而就是先大夫去世。今年九弟攻克吉安，声誉极盛，十月初七接到加知府道员衔的圣旨，初十就有温弟三河之变。这四件事，全是吉凶同域，忧喜并时，真不可理解。现在家中还没有妄动，妥慎之至！我在这里不免终日惶惶。往各处发信都说温弟已经殉节，究竟有些欠妥。幸亏还未上奏，将来等湖北奏报之后再行上疏。家中也要等奏报到来时再有所举动。诸弟见解老成持重，比我高明。

四三、做官邪，惩败类

再，知府用江苏候补直隶州方长久，游击毛可法，均系咸丰三年在连镇贼中被困出降，投入前任徐州镇总兵詹启纶营中，历保今职。詹启纶告病开缺后，毛可法等以侵蚀公捐庙田等词屡次禀诉。臣以事关营员禀讦统领，即提人证到省，派司道详加讯问，分别詹启纶产业孰为公田，孰为私产，令其一一指出，秉公剖断。该员弁毫无分晓，任意抵赖。方长久之阴狠，毛可法之狡猾，均是痞棍行径。詹启纶前在扬州置买房产，久滋物议，皆二人营私而长恶。营中账目，皆方长久一手经理。迨二人向詹启纶索借不遂，则又背畔禀讦到案。以后，方长久、毛可法供情闪烁，恃符狡展，坚不吐实。况方长久复在仪征县被控占产污辱斯文之案，毛可法有在营携饷潜逃之杂，亦属有玷衣冠。应请旨

将知府用江苏候补直隶州知州方长久、游击毛可法一并革职，严刑审讯，以儆官邪而惩败类。

——同治七年八月初六日《请将劣员方长久等革职严惩片》

【译文】

还有，知府~~南~~江苏候补直隶州方长久，游击毛可法，都是咸丰三年在~~在~~镇匪贼被围困时投降的人员，后到前任徐州镇总兵詹启纶营中供事，一直保持着现在的职务。詹启纶因病离职以后，毛可法等以侵占公捐、庙田~~等~~借口多次上诉。我因事情关系到营员攻讦上司统帅，就提人证到省里，派司道详加讯问，分辨出詹启纶的产业哪一块是公田，哪一块是私田，令他一一指出，秉公处理。这个人却毫无分晓，任意抵赖。方长久的阴险凶狠，毛可法的狡猾，都是地痞恶棍的行为。詹启纶以前在扬州置买房产，长期以来被人议论纷纷，这都是这两个人谋私而增长了詹的恶行。军营中的账目，都是方长久一个人经营处理。当两个人向詹启纶索款借贷未被答应，就背叛詹告发他犯案。以后，方长久、毛可法闪烁其词有恃无恐，坚决不说实话。并且方长久又在仪征县被控告为霸占田产污辱斯文，毛可法也有在军营中携走军饷潜逃一案，都有失官员形象。应该请求圣上降旨将知府用江苏候补直隶州知州方长久，游击毛可法一齐革职查办，严加审讯，以警告邪官、惩治败类。

四四、养民以为民，设官亦为民

长濠用民夫，断非陈米千石所可了，必须费银数千。此等大处，兄却不肯吝惜。有人言莫善征声名狼藉，既酷且贪，弟细细查明。凡养民以为民，设官亦为民也，官不爱民，余所痛恨。

——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致沅弟季弟》

【译文】

挖长濠用民夫，绝对不是用陈米千石就可以解决的，必须用银子数千两。这些大的方面，我是不会吝惜的。有人说莫善征声名狼藉，又残酷贪婪，我要细细查明。养民是为了民，设官也是为民，官不爱民，这我是非常痛恨的。

四五、体察民情，深知民苦

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苏、松、常、镇、太钱粮之重，甲于天下。每田一亩，产米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计业主所收，牵算不过八斗。而额征之粮已在二半内，竟之以漕斛，加之以帮费，又须去米二斗。计每亩所收八斗，正供输其六，业主只获其二耳。然使所输之六斗，皆以米相交纳，则小民犹为取之甚便。无如收本色者少，收折色者多。即使漕粮或收本色，而帮费必须折银，地丁必须纳银。小民力田之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售钱，则米价苦贱而民怨；持钱以易银，则银价苦昂而民怨。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买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两千，则石米仅得银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此外如房基，如坟地，均须另纳税课。准以银价，皆倍昔年。无力监追者，不可胜计。州县竭尽全力以催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此，鞭朴满堂，血肉狼藉，岂皆酷吏之为哉！不如是，则考成不及七分，有参劾之患，赔累动以巨万，有子孙之忧。故自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苏尚可兴漕，自十六年至今，岁岁报歉，年年蠲缓，岂昔皆良而今皆刁！盖银价太昂，不独官民交困，国家亦受其害也。浙江正赋与江苏大略相似，而民愈抗延，官愈穷窘，于是有“截串”之法。“截串”者，上忙而预征下忙之税，今年而预截明年之串。小民不应，则稍减其价，招之使来，预截太多，缺分太亏，后任无可复征，使循吏亦无自全之法。则贪吏愈得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悍然不顾。江西、湖广课额稍轻一些，然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领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闻阎无不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其一也。

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庐、凤、颍、亳一带，自古为群盗之

藪。北达丰、沛、萧、砀，西接南、汝、光、固，此皆天下腹地，一有啸聚，患且不测。近闻盗风益炽，白日劫淫，捉人勒赎，民不得已而控官。官将往捕，先期出示，比至其地，牌保辄谎言盗遁。官吏则焚烧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后去；差役则讹索事主之财物，满载而后归，而盗实未遁也。或谎言盗死，毙他囚以抵此案，而盗实未死也。案不能雪，赃不能起，而事主之家已破矣。吞声饮泣，无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发兵会捕，而兵役平日皆与盗通，临时卖放，泯然无迹；或反借盗名以恐吓村愚，要索重贿，否则，指为盗伙，火其居而械系之；又或责成族邻，勒令缚盗来献，直至缚解到县，又复索收押之费，索转解之资。故凡盗贼所在，不独事主焦头烂额，即最疏之戚，最远之邻，大者荡产，小者株系，比比然也。往者嘉庆川、陕之变，盗魁刘之协者，业就擒矣，太和县卖而纵之，遂成大乱。今日之劣兵蠹役，拳盗纵盗，所在皆是，每一念及，可为寒心。臣在刑部见疏防盗犯之稿，日或数十件，而行旅来京言被劫不报、报而不准者，尤不可胜计。南中会匪名目繁多，或十家之中，三家从贼，良民逼处其中，心知其非，亦姑且输金钱、备酒食以供盗贼之求而买旦夕之安。臣尝细询州县所以讳盗之故，彼亦有难焉者。盖初往踪缉，有拒捕之患；解犯晋省，有抢夺之患；层层勘转，道路数百里，有繁重之患；处处需索，解费数百金，有赔累之患；或报盗而不获，则按限而参之，或上司好粉饰，则目为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讳饰，反得晏然无事。以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臣自署理刑部以来，见京控、上控之件，奏结者数十案，咨结果者数百案，惟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可详一案，皆审系原告得失，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脱然无事。其科原告之罪，援引例文，约有数条：或曰申诉不实，杖一百；或曰蓦越进京告重事不实，发边远军；或曰假以建言为由，挟制官府，发附近军，或曰挟嫌诬告本管官，发烟瘴军。又不敢竟从重办也，则曰怀疑误控，或曰诉出有因，于是有收赎之法，有减等之方，使原告不曲不直，难进难退，庶可免于翻案；而被告则巧为解脱，断不加罪。夫以部民而告官长，诚不可长其刁风矣。若夫告奸吏舞弊，告蠹役作赃，而谓案案皆诬，其谁信之乎？即平民相告，而

谓原告皆曲，被告皆直，有谁信之乎？圣明在上，必难逃洞鉴矣。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者，有交督抚申办者，有钦派大臣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申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其盗贼太众、冤狱太多二条，求皇上申谕外省，严飭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其银价太昂一条，必须变通平价之法。

——咸丰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备陈民间疾苦疏》

【译文】

一是银价太高，钱粮难交。苏州、松州、镇江、太平田赋钱粮之多，为天下第一。每一亩田地，产米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如果除掉佃户分得和抗欠的数目，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收获，满打满算只有八斗。而规定征收的粮食却在二斗左右，兑换成漕斛，再加上帮费，又要除去二斗。每亩共收八斗，交税已用去六斗，土地所有者就只能获得两斗了。虽然如此如使上交的六斗米都以实物形式去交纳，老百姓还会觉得很方便。无奈征收实物的少，征收折银的多。即使有时漕粮征收实物，而帮费还必须折成银两，地丁也要交纳银两。老百姓用辛勤耕作所得到的米去卖钱，可是米价太贱，百姓还是埋怨；拿钱去换银，则银价太高，百姓埋怨。东南是产米的基地，大概一石米能卖到三千钱，从古至今，相差不是太远。以前一两银可换一千钱，那么一石米能换到三两银。今天一两银要换两千钱，那么一石米只能换银一两五钱。以前卖米三斗，可以交一亩田税还有余。现在卖米六斗，交一亩田税竟都不够。朝廷只顾坚持每年征收的固定数目，老百姓却在暗中被增加了一倍的田赋。此外如宅基、坟地，都必须额外纳税。按银价计算，又都是从前的一倍。无力交纳的，不可胜数。州县竭尽全力催收，还惟恐收不上，于是专门派人帮助征收，官差四面出动，日夜追赶，鞭棍满堂，血肉狼藉，难道不是酷吏所做出来的吗？！可是如果不这样做，政绩考核就不到七分，有被弹劾的危险，贴赔动不动就成千上万，有养育